



# 拾叶集

翟向东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 拾 叶 集

翟向东

人民日报出版社

翟向东 著

# 拾叶集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白增华

封面设计：郑炳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拾叶集/翟向东著.一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

ISBN 7-80002-769-4

I . 拾… II . 翟… III .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5518号

**拾 叶 集**

翟向东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建华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印张: 15.25 字数: 320千字

199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2000 定价: 14.65元

ISBN 7—80002—769—4/I·166



翟向东，山东平阴人，1919年生。上中学时就追求进步，在报刊上发表文艺作品，为山东文艺青年协会骨干。“七·七”事变后参加革命，八年抗战期间，先后任鲁西北《抗战日报》编辑、记者，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和新八旅政治部宣传干事、冀南《人山报》总编辑、社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冀南日报》编辑部长、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建国后，先后任《河北日报》总编辑、社长、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政治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北京日报》总编辑。曾当选河北省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1年下放承德任市委书记。1979年起，先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社务委员，1986年离休。

# 目 录

自序.....	( 1 )
《大江东流》序.....	( 4 )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郭秋良	( 8 )

## 故乡恋情之叶

玫瑰花开 .....	( 17 )
家之忆 .....	( 21 )
春荒 .....	( 28 )
钟声 .....	( 30 )
龙桥古渡 .....	( 35 )
亲情 .....	( 40 )
南天门抒怀 .....	( 45 )
扶桑石 .....	( 49 )
光岳楼 .....	( 52 )
黄石山的传说 .....	( 58 )
分水岭之歌 .....	( 61 )

## 烽火岁月之叶

那边 (诗) .....	( 67 )
在抗战日报社 .....	( 69 )

老乡,你想想(诗).....	( 78 )
黄河的呼唤(诗) .....	( 81 )
秋雨夜 .....	( 83 )
关怀 .....	( 88 )
红柿 .....	( 94 )
夜过平汉路(诗) .....	( 99 )
寂静的庭院.....	(102)
卫河行(诗) .....	(107)
答问.....	(110)
纪念碑前的思念.....	(114)
珍宝赋.....	(119)
敬礼,亲爱的党(诗) .....	(124)
清凉江情思.....	(127)
送莫循等同志南下(诗).....	(131)
牧歌(诗) .....	(132)
慰问信(诗) .....	(134)

## 燕赵歌吟之叶

当年未发表的新闻.....	(139)
“不到长城非好汉”.....	(146)
要善于想问题.....	(150)
好事必须好办.....	(154)
利华楼上远望(诗) .....	(162)
春宵(诗) .....	(164)
每当太阳升起(诗).....	(165)
喜相逢(诗) .....	(168)
小沙坎纪事(诗).....	(169)

太行十月	(172)
宽阔的大道(诗)	(183)
乡音(诗)	(187)
友谊(诗)	(189)
任务·政策·作风	(190)
黑龙口(话剧之一幕)	(195)

## 塞上心曲之叶

满江红(出塞)	(213)
碧桃峰的眼睛	(215)
欢迎曲(歌词)	(220)
水龙吟(惊闻毛主席逝世)	(222)
千秋岁(周总理逝世周年祭)	(223)
附:柏宏文君诗《哭周总理》	(224)
永遇乐(欢呼除四害)	(226)
京承道上	(227)
别承德(七律)	(234)
附:刘章同志诗	(235)
重逢	(236)
金莲花	(240)
雾灵山(七律)	(244)
燕山深处	(245)
滔滔武烈水	(250)

## 四方游访之叶

美丽的花篮	(255)
-------	-------

在大德山哨所	(260)
清秋时节	(264)
过零丁洋	(269)
第七次别北戴河	(274)
长岛行	(279)
游祖山记	(285)
巍巍狼牙山	(290)
访曹植墓	(295)
海棠曲	(300)
泛舟白洋淀	(305)

### 永恒纪念之叶

谒范筑先将军墓	(311)
忆李子光同志	(317)
碧海丹心	
——忆于笑虹同志	(324)
哭朱子强君	(329)
忆张茂材先生	(333)
愧憾	
——怀吴鸿渐同志	(335)
忍泪送君归	
——永别鲁西良同志	(339)
哀悼李士钊同志(挽联)	(343)

### 金台晚晴之叶

祝愿——献给《沧州日报》(诗)	(347)
-----------------	-------

给登山健儿（诗）	(349)
海河东流	(351)
在 13 次特快列车上	(357)
对镜吟（七律）	(364)
怀母校（七律）	(365)
迟放的花朵	(366)
彩照	(371)
祖山石	(374)
庆母寿（五律）	(378)
诞日吟（七律）	(379)
乱平有感（五律）	(380)
中秋往探王幼平同志（七律）	(381)
月到中秋	(382)
沧州行	(386)
布谷声声	(390)
范筑先将军殉国 55 周年祭（七律）	(393)
电视剧《范筑先将军》主题歌	(394)
老白干情结	(395)
泰山之巅放歌	(401)

## 前言后语之叶

《永葆革命青春》序	(405)
《浩然短篇小说选》序	(411)
冯之丹《西游掠影》序	(416)
《深圳》序	(420)
《李千峰旅行通讯选》后记	(423)
郭秋良《康熙皇帝演义》序	(426)

读历史小说《康熙皇帝》	(431)
读民间文学《承德故事卷》	(434)
《塞外风情》后记	(437)
高峰《播火神》序	(440)
姚广荣《弄潮集》序	(445)
张文祥《耕耘绿神州》序	(448)
吴海民《采写之道》序	(451)
评大型摄影画册《中国七大古都》	(454)
《段忻然画猫专集》序	(457)
安忠和《骏马·秋风·塞北》序	(460)
荐《三国用人艺术》	(464)
读浩然《活泉》感言	(466)
<b>附录：</b>	
郁勃的历史意象与丰厚的时代色彩 ——评翟向东的散文创作	刘晓明(469)

# 自序

秋渐深，秋风阵阵，秋意更浓。

在我住的楼外，有个不小的树林，长有 200 多株树，有杨、柳，也有槐、柏。它们都高高的，有些已是中年以上的年纪，更有的显得已相当老了。夏季，浓荫蔽日，进林乘凉是个大好的小天地。现在如同往年，随着秋之脚步的迈动，树上的叶子又渐渐变黄，开始飘落了。

每在林中散步，空气清新，幽静宜人，避开了喧嚣的袭扰，让人思想顿时净化。然而毕竟四季景色不同，给人的感受也有别。春天，总是给人添些生机活力之感；秋天，不免让人感到衰老之将至。古今人们的际遇、心态千差万别，逢春逢秋，往往引发复杂的联想。其实，春夏秋冬之间，哪有半尺断隔？春过后有秋来，秋过后有春来，人们大可不必那么爱春，又那么悲秋。我在一首诗中，写有“不伤秋叶落，胸旷四时春”这么一句。这是我的看法。

今天，又漫步林中，只见变黄了的树叶，从高处一片片轻轻飘落下来。它们默默无言，似把命运全交给秋风安排，一任吹向远方，或让落地归根。我望着望着，脑际忽地闪现与落叶相识的“第一印象”。

那是我 11 岁时的秋天，我家从县城迁乡下，那陌生的高低山峦，长满庄稼的田野，街巷恬静的村庄，都吸引了我。深秋时节，村边林中落叶纷飞。邻家小伙伴，用耙子搂叶成堆，装满筐里，背了回家；我却用竹针穿上长长的麻线，把落叶穿成长长的一串，拖了回家。一次又一次，与小伙伴抢拾落叶的情景，至今仍感是一乐趣。

岁月匆匆，不觉年已 70 多了，虽身体尚健，总是渐渐老化了，按世界卫生组织对人生时期新的划分（45 岁至 59 岁为中年，60 至 70 岁为较老年，再以上为老年，90 岁以上为长寿老人），也属老年人了。每忆走过的人生道路，回顾踩下的足痕，常想汇集一下写过的作品，留作纪念，但一直未能如愿。

50 多年前所写，已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经过一番收集，从《河北日报》、《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和济南、承德、聊城等报纸上，也从《报告文学》、《新闻战线》、《新闻三昧》上，还从《散文》、《散文世界》、《河北文学》、《冀东文学》、《散文百家》以及《博览群书》上，找到了一些。其中有的辑入《神州漫步》、《塞外风情》、《山海游踪》（均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现代名士话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海滨之夏——名家笔下的秦皇岛》（三联书店出版）等书。有些散文收入本人的散文集《大河东流》（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部分诗刊于《河北日报》、《河北文学》，收进河北出的《河北诗选》（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参与编写的话剧《黑龙口》，由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过，已找不到完整的剧本。电视文学剧本《范筑先将军》，由山东省话剧院拍成八集电视连续剧，经中央电视台播出。另外，还找到一部分未曾发表过的作品。

在为这些作品起个集子的名字时，穿落叶记忆的闪现，开启了我的思路，觉得以《拾叶集》名之，倒也妥贴。一则，这些零散篇章，互不相连，文体不一，很像落叶片片；二则，也缺乏文采，不同于名家一生著作累累，可谓“春华秋实”，集纳成册，称得上是“朝花夕拾”。自愧弗如，说不上“拾花”，只不过是将片片落叶穿成一串，拾叶而已。

顺着如上思路，我把这些作品，分类为故乡恋情之叶、烽火岁月之叶、燕赵歌吟之叶、塞上心曲之叶、永恒纪念之叶、四方游访之叶、前言后语之叶等几部分，最后附了报刊上发的一篇评介。这么一长串，虽有朋友对其中有些篇予以好评，我还是有一点自知之

明,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作家,从未想挤入作家行列,什么“名作家”“现代名士”的头衔,更实在不敢领受。

艺术上的跋涉,是艰难的历程。我过去几十年从事新闻工作,于文学有爱好,但没有下功夫研究过。常是工作之余写写,抒发当时的情怀。如对故乡故国好山好水之恋,对人民受苦受难企求解放的呼喊,对为国为民流血牺牲的英雄之歌颂,对伟大革命家的崇敬和热爱,对患难与共的领导同志和战友们的怀念,以及对奋发有为的年轻人的赞扬和希望,等等。虽然这些都难登大雅之堂,但真情落于纸上,自己现在读其中有些篇,仍不禁为之激动,为之振奋,或为之潸然泪落,为之引发思绪缕缕。有人说过:“把作品写得朴实简洁,平易无华,也是难度很大的艺术追求。”诚哉斯言。我曾做过这样的追求,也尝过些艰难滋味,只是努力还差,相距仍远。

过去的已经过去,越去越远,希望在明天。祖国正向着美好的未来大步迈进,南东北西,春潮涌动。大潮震醒每个人,每天都出现惊人的奇迹。我将不减壮心,不停脚步,追赶时代潮流,以求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不负朋友们的期望。人言勤于思,不惰笔耕,可延年益寿,果能如此,幸甚幸甚!

1994 年秋  
于北京青藤阁

# 《大河东流》序

去年春初，几个朋友一再鼓动我，要我把所写的散文整理一下，出一个集子。我每次都感谢朋友的好意，却一直没有这样做。因为，自知所写那些，假定算得上散文，也都粗浅，实难成书问世。今年，朋友们又竭力促我，说是结集成册，聚零为整，也可以更好地听听评论，于今后继续写下去有益。朋友们的热心催促，终于使我鼓起了整理和编辑的勇气。

我平素有个不好的习惯，不论写了什么，发表与否，从不注意保存。天长日久，逐渐忘记，有的甚至连题目也想不起来了。如今要整理，近期发表的较易找到，而年代久远的，便不得不东寻西找。有的幸而找到，令人喜不胜喜；有一些，特别是30年代和战争时期的作品，大都无影无踪、实在难以寻觅了。尽管那时所写，水平更低，我仍以未能找到引为憾事。

端午节近，总算找到了些，从中选了几十篇。内容大体上包括对故乡的思念，对往事的回忆，对英烈的缅怀，对新人的讴歌，还有国内外游访的记事抒情，以及为几本书所写的序言和后记。分类编就之后，如释重负，一时轻松。哪知书名一事，又令人颇费思索。思之再三，最后选定了《大河东流》。集子中没有这么一篇，然而我觉得，许多篇都蕴蓄着这个情意，用之名书，似也合适。

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诗人，吟咏过江河东流，抒发各自的思想感情和人生浩叹。“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李白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分别为

杜甫和辛弃疾的诗句。类似的诗句尚多，都歌赞了大江大河的磅礴气势，极是振奋人心。但是，有些诗句，如“世情付与东流水”、“古来万事东流水”，以及人们传诵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却在咏叹江河奔流时，发出人间如梦的喟叹，流露出伤悲消极的情绪，实不可取。我之倾羡大河东流，一则认为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性格的象征，二则因为它寄托着我美好的想象，而且不自今日始。

我的故乡在黄河岸旁，那里是我的摇篮。我在那里呱呱坠地，来到人间，在那里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也在那里识天识地，知山知水，以至度过青春岁月，初涉世事。故乡的山是美的，水是美的，尤其那日夜东流的大河，更增加了我对故乡的爱恋。我多少次走上长堤，多少次乘船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眼望着那河水始终胸怀大海，坚定不移地向东奔流，常引起一些联想。我曾想到历史正像一条长河，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险阻，它总是按照自己的大方向前进；也曾想过人生也像一条河，有志者向往着真理，以毕生精力执著地去追求，新的境界不断开拓出来，像河水注入大海，终究达到了目的。

30年代，我在济南求学时，正是我们祖国和民族的危难之秋。那时，我思考了青年人的历史使命，就下了决心，要使自己的一生，不要像一条既无浪花又无涛声的河，而要像一条冲破重重艰阻始终向大海奔流的河。开始发表些文艺作品时，我用过“何涛”作笔名。“七·七事变”后，发表些诗歌、通讯、散文，所用笔名又改为“黄河”。人们以此笔名呼我，我也就以此为名，直到1942年改为现名。这都为表示我不忘生养我的故乡，不忘像黄河奔流入海那样，为崇高的理想，为灿烂的未来，始终不屈不挠地奋斗。在已经过去的漫长岁月中，我这样想，也这样做了。孰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来，突然加给我“十大罪状”，给戴上“走资派”高帽子，百般折磨，反复批斗。我的名字，竟也受株连，说是也有“路线问题”。于是，大字报

和批斗会上,把“向东”给改为“向西”。这固然令人啼笑皆非,却也提醒我:要更自觉地识辨方向,沿着正确的道路往前走,随时警惕不要偏离。书中的有些篇,多少反映了我这种心愿。

另外有些篇,在追忆往事,缅怀战友们时,抒发了对他们献身精神的钦敬之情。他们或在烽火岁月,或在建设年代,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所向往的大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懈,奉献了一切,包括奉献了宝贵的生命。我常想,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总要以某些个体的奉献和牺牲为代价,为祖国和为人民鞠躬尽瘁、英勇献身的人,像河水东流,汇入大海,消失了自己,却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他们生前受人尊敬,死后使人怀念,永世流芳,任何浪涛都不会把他们淘尽。我每忆起他们,就像听到他们在呼唤:“顺应历史潮流,向着大海——壮丽的未来奔流吧!大海将因你的涌入,更加深沉,更加浩瀚,你将与大海一起永存!”

幼时读唐诗,大概因为在家乡举首见山,又可见河,我特别喜欢王之涣那首“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多年来,每次吟诵,都受到激励。时光飞逝,如今已年近70了。往事回首,建树无多,常感愧悔。瞩望来日,自感尚非暮年,而仍有着“更上一层”的欲望。如今是变革的时代,变革是不可逆转的。我愿老而有所为,与时代一同赶路,孜孜以求,增长学识,做些还应该做的事,同时提高观察能力和写作水平,继续写下去,以言志,以记事,以抒情,更好地吸取自身的生活经历,升华自己的生活经验,更好地观照历史,观照人生,观照令人振奋的改革生活,引发出些深层的思考。

这本书说不上对读者会有多少启示,只不过是与读者交流感情,向读者求教。如能引来读者的评论,给以开导,那将极大地增强我“更上一层”的信心和力量。

“只此一分曲,赖尔十分唱。”花山文艺出版社催我尽快把书编出,并安排了尽早出版,还建议把报上发表的刘晓明同志对我若干